

文山州文史資料

25/0

8

文山州文史资料

第八辑

H219/c8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文山壮族  
苗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1990·3

编委：王 向 冯 德 陈 劲  
段鹏起 谢 晔 钱永贵  
戴启林 黄德荣 曾开科  
陈 寿 马明德 陶恩灿  
黄复光

责任编辑：曾开科

编辑顾问：陈 劲

校对：曾开科 梁尔昌 段自仙

印刷：广南县印刷厂

# 目 录

## 解放大军顺利通过滇东南

- 随军采访笔记之一……………王永春（1）
- 攻打砚山城战斗亲历记……………陈天一（11）
- 参加攻打砚山城的经过……………李作奎 唐正兴（15）
- 滇桂黔边纵队女归侨医务人员战斗生活片断  
……………郭明进 整理（18）
- 坚持反扫荡中的一次伏击战……………季 祥 口述（24）  
钱辛之 整理
- 忆战友王承蓉烈士……………刘树标（27）
- 我参加开广中学“拓荒社”的回忆……………胡辛民（30）
- 回忆在云南起义的日子里……………杨承箕（33）

## 广南人民在八年抗战中的贡献……………政协广南县文史办（38）

- 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历……………朱天宝（42）
- 怀念亲密战友谭颀……………孙毅英（47）
- 故空军上校谭颀先生行述……………（49）

## 马关土地清丈情况……………范朝茂搜集整理（51）

- 解放前文山的广播收音台……………王需章（55）
- 文山城土布织染业史今概述……………林国瑛搜集整理（60）
- 民国时期郑开友父子私营企业兴衰概况  
……………王人俊搜集整理（67）

- 解放前后马关交通的变化……………蒋金富(76)
- 党对我州少数民族人士的教育和关怀……………梁尔昌(79)
- 简述瑶族“度戒”仪式……………黄贵方(83)
- 朝觐归来……………马新三(87)
- 文山县所树革天主教的由来与发展……………周永昌  
益玉贵整理(97)
- 林开武事略……………谢 晔(103)
- 回忆良师益友蔡超尘先生……………王振权(110)
- 民国年间李仙洲老人勤俭办丧事的遗嘱……………王需章(114)
- 马者龙访古见闻……………钱辛之(118)
- 抚今思昔说阿猛……………高学用(126)
- 楚图南近期题诗题词选……………段鹏起 集注(131)

# 解放大军顺利通过滇东南

## ——随军采访笔记之一

王永春

—

1949年冬，粤桂边战役胜利结束，我军立即挥师西向，执行中央军委和刘邓首长给我们四兵团的任务：解放云南，保卫边疆！

根据中央军委和刘邓首长的指示，四兵团党委在广西南宁召开会议，陈赓司令员在会上作了部署，命令归二野四兵团指挥的四野第三十八军一一四师、一五一师组成南路军，由百色出发，经富宁、广南、砚山、文山，直插河口、金平地区，截断敌人逃往越南的道路。命令第十三军为中路军，由南宁出发，经百色、富宁、广南、砚山，直出蒙自，抢占蒙自飞机场，断敌空中逃路，尔后在兄弟部队协同下歼灭国民党汤尧兵团于滇南。“边纵”和卢汉起义部队各一部作为北路军，配合野战军行动。兵团主力十四军、十五军分别进驻滇西及滇东。会上，陈赓司令员号召部队不过新年，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。不顾疲劳，快速前进，抢在敌人决策行动之前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彻底歼灭汤尧兵团于滇南，打好大陆上的最后一仗。

1950年元旦，鸡还没有叫，我跟随十三军前卫师第三十七师出发了。尽管那是举国欢腾的胜利佳节，尽管脚下是比粤桂边战役更加艰苦的行程，然而争取最后胜利的信心压倒了一切。为了解放云南各族人民，我们部队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战斗情绪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。战士们一边走，一边碰球、猜谜、讲故事、说笑话，在那迤邐的行军行列里，此起彼伏落地飞扬着雄壮的歌声：

前进，向着云南前进！

前进，向着云南进军！

我们不怕困难，

我们不畏艰辛，

为了坚决、迅速、全部消灭滇南残敌，

我们誓死完成大陆上最后一次进军！

……

穿过桂西人烟稀少的荒山僻野，登上峥嵘陡峭的云南高原，仰头望去，而前是座座矗立的高山；俯首鸟瞰，脚下是片片浮动的白云。爬上山顶的同志，张大嘴巴呼吸着稀薄的空气，不断呼喊：“前进！前进！”准备向另一高峰登去。登到山腰的同志，满头冒着清烟似的热气，仍然挥手呼喊：“加油！加油！”奋力攀登眼前的山巅；正在山脚下行进的同志，在茫茫大雾中什么也看不清，只知道跟着前边的行列攀登，不停地攀登。尽管是轻装，弹药可要带足。战士们背着武器、弹药、粮袋、背包，加上其它装具和生活用品，负荷量足有四五十斤，每向前迈进一步，都是对革命意志的考验；每一滴汗水，都饱和着战士对人民解放事业的忠诚。

在那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中，部队以惊人的速度前进，

每天的行程不断增加，一百二十里、一百五十里、一百八十里、二百里、二百四十里；休息的时间不断减少，六小时、四小时、两小时、一小时，后来，除了吃饭和小休息之外，干脆日夜不停地前进。疲劳和瞌睡象恶魔似的缠绕着每一个人，走着也会打盹，站着可以入睡。只要前边一传来原地休息的口令，那怕只有三五分钟的时间，大家就会倒卧地上，靠着背包沉沉入眠。假如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，战士们就相互依偎，发出一串串的鼾声，多么需要休息一天，恢复一下精力啊。可是，战争形势不允许，历史任务不允许，“将革命进行到底”的坚强意志不允许。为了追上千里之外的逃敌，全歼汤尧残部于国境线之内，我们必须和疲劳作坚决的斗争，我们必须不顾一切地前进。

困难，阻挡不住前进中的战士。漫漫征途，横卧着数不尽的山山水水。碰到激流，大家就拄着竹棍，拉着绳索，一个牵着一个涉过；遇到瘴气，大家嘴里都嚼着生大蒜，用湿毛巾捂着鼻子，迅速通过。每个人的脚掌上都磨起了血泡，一个挨着一个，一个擦着一个，沙粒钻进血泡里，就引起阵阵疼痛。在条件允许的地方，烧上一锅热水，烫一烫脚，用针刺穿血泡，插进一根头发丝，引出血水。大家忍着疼痛，继续前进，久而久之，脚底磨起硬硬的老茧，血泡结成一层层血痂。身体弱、年纪小的同志走不动了，体格壮、年纪大的同志就夺过他们肩上的枪支、背包和粮袋，鼓励他们继续前进。生病的同志晕倒在路旁，战友们就拉着、搀着、架着他们，甚至是背着、抬着他们继续前进。在那漫长的征途上，大家的信念都聚集到一个焦点上：前进，前进！停顿，意味着革命意志软弱，可能造成历史性过错；前进，那是“将革命进行到底”的要求。我们只有权利前进，只能不停地前



进。

从军、师首长到团、营干部，乃至随军记者、作家、诗人、摄影师和刚参军不久的大学教授，以及男女青年学生，都无一例外地和战士们一同徒步行军，帮助、照顾，只能是在分担负荷量的限度内进行。配备给领导干部的马匹，因为轻装，大部份留在后方留守处，少许马匹驮骡要驮弹药装具，只能抽出极少的用来驮重病号，收容掉队人员。在那艰辛的道路上，官兵之间的差别已经很难区分，团结、友爱充满在阶级弟兄之间。

被誉为“爱兵模范”的红军团团长顾永武，从头到脚负过五十多处伤，走起路来一步一跛，很是艰难。可是，他把配给他的马，整天让给生病的同志骑着。记得在踏上云南高原的行军途中，有两个新解放的战士和一个名叫刘凤鸣的在淮海战役起义的军官，都患了严重的疟疾。他们面色苍白，气喘吁吁地倒在路旁的草地上呻吟着，颤抖着，额头上渗出一串串豆大的汗珠。顾团长走到他们身旁，亲切地动员他们轮流骑马，克服困难，继续前进，或者是留在当地，在群众家里休养一段时间再追赶部队。看着顾团长和蔼的面孔，三个同志只是微微地摇头，轻轻地摆手，什么也没有说。但是，他们的行动作出了最有力的回答，只见他们咬着发焦的咀唇，用颤抖的手搭在战友的肩膀上，艰难地站立起来，重新迈开了坚定的步子。我们的战士简直不象是在使用自己的双脚，而是凭借着革命意志翻越群山，奔向滇南战场。

深深的阶级情爱，把我们的干部战士结合成为坚强的战斗整体，有了这样的干部战士，还有什么越不过的高山，跨不过的江河？千难万险，终于都被我们的战士踩到了脚下。

部队胜利地行进在云南高原。

## 二

一月七日，我四兵团十三军前卫三十七师，跨过云南省富宁县的剥隘镇，进入了滇东南地区。

这一带是“边纵”的解放区，在云南地下党组织和“边纵”同志的领导下，富宁、广南、砚山、文山一线的人民群众，已经修整了道路，架设了桥梁，大量的粮秣、柴草堆放在行军路线两旁，随时听候调拨，支援部队。大道两旁所有的城镇和乡村，都象逢年过节一样，到处是红红绿绿的迎军标语，彩门牌坊。刚刚屠宰的肥猪壮羊，身上披着彩色的纸花，上边写着“送给亲人解放军”。慰劳站、粮食站、服务站、茶水站一个接着一个，人民群众不分昼夜，守候在那里，热烈欢迎大军入滇，全力支持部队追歼残敌。

部队靠近富宁县城，远远就看见一道高大的迎军彩门，编织在彩门上的青松针叶，随着春风微微摆动，两行醒目的大字对联写出了云南人民的心声：

解放大军百战百胜，即将最后歼残敌；

边疆群众载歌载舞，共庆今日大翻身。

部队的一位宣传员站在彩门前，放声朗读着这副对联。同志们走得急，听得切，脚下生起风来。当行军行列通过富宁县城的时候，人民群众频频招手，队伍中响起了阵阵激越的战斗歌声。

战士们永远不会忘记，只有五万人口的富宁县，人民群众长期饱受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、头人的压榨盘剥，虽然十分贫困，却全力以赴迎送了我们十万大军过境。在短短的二十多天里，富宁县人民筹出八十万斤粮食和数万担柴草，并

且积极地参加了架桥、修路和运输工作。

生活上也非常贫困的砚山县，抽出四千余人参加支前工作，并以九百一十一匹骡马组成了二十三个运输队，沿行军路线运送物资，为部队服务。

距离部队必经道路二三百里的邱北、西畴、麻栗坡、马关等地区的人民，也纷纷向砚山、文山一线运送蔬菜、水果、粮食，支援部队。滇东南人民还赶制了大批布鞋、草鞋，翻山越岭，送到战士们的手中。磨穿了鞋底的战士们，在水足饭饱之后，换上新鞋，心中传过阵阵暖流。

支前工作为什么准备得这等周密而又进行得如此有条不紊？我们在一个文件中找到了答案，即《滇桂黔边区党委会师指示》。早在南宁会议结束以后，部队出发之前，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文件，文件里说：“这次南下大军和南下干部和我们会师，不仅是军事上的会师，而且是思想上的以至政策上的会师……对于大军，应尽一切可能与力量，动员一切人力、财力、物力，帮助与配合大军，使大军行经之地，所到之处，均能了解情况，得到帮助，有茶水、有粮食、有慰劳、有安适驻地，有骡马可用，有好道路可通，给予大军行军和作战的便利，迅速消灭蒋匪残余。”

我四兵团先头师到达白色的前三天，“边纵”司令员庄田、政治委员林李明、政治部主任张子斋三位领导同志，率领着第一支队，赶到百色，迎接大军。

部队刚一跨入云南地界，就看见一行行一队队边区党委和“边纵”的同志远远迎了上来。他们之中，有蓄着胡须的壮年战士，有修着短发的青年女兵，身穿土布灰军服，头戴鲜红的五角星，脚蹬草鞋，肩挎斗笠，有的还披着蓑衣，背着淡淡黄色羊毛毡裹起的背包，多么熟悉可亲的身影啊！在

抗日前线，在中原战场，我们曾经和这样的游击战士并肩战斗，这时，我们又要和这样的同志一道杀敌，这怎不令人喜出望外呢？

“边纵”的同志们排列在行军道路的两旁，握住了风尘仆仆的指战员们的手，紧紧地握着，频频地抖动，喜悦、激动，我们彼此都陷入了难以名状的喜悦和激动之中。

“大军同志辛苦了！”

“‘边纵’同志辛苦了！”

“向大军同志学习！”

“向坚持敌后斗争的同志学习！”

激动人心的口号声一阵高过一阵，在高山峡谷间汇成一股股巨大的声浪。

会师，激励着、充实着疲惫已极的战士，给大家增添了胜利的信心和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、力量。在那振奋人心的声浪中，同志们真想插上双翅，立即飞越群山，直捣蒙自，把满腔的热血、激情，倾洒在战火硝烟之中。

蒙自已经不远了。

我们曾记得，在那茫茫的夜晚，在强行军的道路旁，“边纵”的同志燃起了簇簇篝火，给前进的道路染上了片片霞光。在一个不知名的高山崖口上，在一堆篝火边，围着一队“边纵”的战士。一位身材修长，扎着小辫的女战士站立在篝火前，她系着腰带，裹着绑腿，灼灼火光映出她窈窕的身影，和着悠扬的琴弦声，她放开嘹亮的歌喉，迎着前进的行列，唱起了动听的歌：

锣鼓敲，歌声配，

扭起秧歌真真美。

放炮仗，响如雷，

扭扭秧歌真正美。  
桃花开，李花开，  
桃李百花开哟！  
百万大军，过江哟哟来哟！  
过了长江，过珠江哟！  
解放军英雄人人哟哟爱哟！

……

歌声绕过山岗，划破夜空，包含着革命激情，一字一句注入战士们的胸怀。队伍已经远远走过，同志们还不时回盼着那崖口上的点点红光，倾听着那支好听的歌。

“往后传，跟上！”

“后边的快跟上！”

行军速度又加快了。

那一带是民族杂居区，壮族、苗族、瑶族、汉族，党的民族政策把我们带入团结和睦的气氛中。在那难忘的日日夜夜里，沿途各族人民群众给了我们巨大的精神鼓舞。从剥隘到富宁，从八宝到砚山，部队通过一列又一列夹道欢迎的人群，老年人端着茶碗，殷切地招呼行进中的战士喝茶；儿童们仰着笑脸，把一束束鲜艳的野花塞到战士们手中；姑娘们穿着花花绿绿的民族服装，把煮熟的鸡蛋硬往战士们的衣袋里装；穿麻布衣裳的苗族小伙子，吹起了芦笙，打着赤脚，跳起欢乐的舞蹈。沿途较大的村镇都组织了秧歌队，在路旁扭着、跳着，直到最后一个战士通过。

以同等速度跟上强行军行列的炊事员们，再灶埋锅，烧水煮饭，困难可以想见。当地的兄弟民族妇女早料到这一层，纷纷组织起来，烧火煮饭，把香喷喷的饭菜抬到部队休息地，“吃吧！大军同志！吃饱了去打老黄狗（当地群众称

国民党中央军为老黄狗)！”面对一张张和蔼可亲的笑脸，战士们还能说些什么呢？吃！一路上，大家端起饭碗就吃，算了柴米帐就赶路，时间省出来了，人民群众帮助部队赢得更多的战机。

长途奔袭，伤病员自然难免出现，而疾速前进的医护人员和担架连的战士，救护伤病员的能力也很有限了。当地群众也早想到了这一点，他们组织了救护所、担架队、收容所。对重病号，他们收容下来，抢救医治；对轻病号，他们搀进救护所，慰问救护，洗衣、补衣、喂水、煎药，人民群众以深厚的阶级感情，精心救护。照管伤病员，千方百计减轻部队的压力。他们甚至用自制的土担架，抬着不肯留下的重病号，送上一程又一程，让疲惫不堪昏晕的战士在自己的肩上睡个好觉。这能睡得着吗？能，战士们能够领略，也乐意领受人民群众这样的阶级深情。

我们还记得，在文山与蒙自交界的一个村寨旁，有一位鬓发斑白的老大妈，席地而坐，把一个面色蜡黄、昏迷不醒的年轻战士搂在怀里。老人身边放着一盆清水，手里拿着一方湿漉漉的毛巾，她擦干小战士头上的汗水，抹去他咀上的粘液，用清水拍着他的脑门，然后解开小战士的衣扣，轻轻地揉着他的胸口。老人亲昵地呼唤着：“孩子，醒醒！孩子，醒醒！”斑纹纵横的面额上闪着行行热泪。小战士仍然处于昏迷状态，老人端着一碗清凉的茶水，一勺一勺地灌进小战士的口中，小战士得到茶水的滋润，渐渐苏醒过来了。

“大妈！”他睁开眼睛望了老人一眼，轻轻地喊了一声，头一偏，又顺从地依偎在老人的怀抱中。啊！人民心目中的战士，战士心目中的人民，其间蕴藏着多么雄厚的战争伟力！

据忙碌在周围的群众介绍，这位老人当时已护理过十七

个伤病员了，人们都敬重地称呼她姜大妈。多么令人遗憾的事啊！在极度疲劳之际，我当时竟然没有记下姜大妈的名字和住址。时隔四十年之久，这位慈祥的姜大妈的形象，依然闪耀在我的记意中。作为身历其境的人，我要放声呼出人民战士的感激之忱：“姜大妈啊！您在哪里？我们想念您！”

古代大军事家孙子说过，兵贵神速，而只有扎根于人民之中的正义之师，才能创造神奇的行进速度。依靠各族人民的盛情支援，依靠云南地下党和“边纵”的全力帮助，凭借人民战士的坚强意志和力量，我们忍受了常人体力难以承受的疲劳，终于在十四昼夜急进两千里，顺利通过滇东南，于一月十四日圆满完成了从桂西到滇南蒙自的远程大奔袭。

部队静悄悄地向蒙自城靠近，一场恶战的序幕就要拉开了。

（责任编辑 陈 劲）

# 攻打砚山城战斗亲历记

陈天一

一九四八年旧历十二月十九日是砚山县城解放的日子，距今虽有四十年了，但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，令人难忘。

一九四八年九月，我滇桂黔边区纵队由越南河阳（河江）回师后，先后在广南吊井的拉沟塘，砚山洋格兔董（蚌峨境内），西畴的观音伐等战役，歼敌661人，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，并发动了群众，奠定了以开广（文山、广南）地区为主的革命根据地。四八年旧历十二月十四日夜，大队长潘启凤等同志，接到支队司令开会的通知，孙太甲、牛琨等同志接见了他们，在座的还有其他大队长张崇文等同志。首先牛琨同志介绍情况，他说：“砚山方面送来了情报，中央军都缩回了文山，砚山县城十分空虚。”他指定叫我们大队与张崇文大队配合砚山的地方武装去袭击砚山，相机解放县城。支队长孙太甲同志也简单地作了战斗部署，他说：“你们这次去打砚山，主要是发动群众，策动内应，进行偷袭。打下砚山后即转移到六诏方向与支队会合”。

十二月十六日（旧历）张崇文大队和我们大队共四百多人的队伍，由西洒出发，路经平寨，夜晚宿于地保村。为了使部队能统一行动，当晚由张崇文同志主持召开会议，把部队临时合编为一个大队，张任大队长，潘任副大队长，原属张的



三百多个武装，组成两个中队，原属潘的这部份人组成一个中队，指定我为副中队长。第二天由地保到布那吃了晚饭，当夜便乘着朦朦的月光奔袭砚山，于夜晚十点左右到达距砚山城30华里的上芦材冲，与当时在砚山境内搞地下工作的李芬、周锺彦、王尔贵等同志率领的队伍会合，当即研究准备围攻砚山县城。当时，准备工作还未做好，特别是与作内应的旧政府县警备队长李德昌还未联系妥当。由于敌情不清，加上芦材冲位于通途，不便封锁消息，故未作贸然行动。当晚又转移到距此五里左右的下芦材冲。这里四面环山，容易隐蔽，通过转移又可迷惑敌人。黎明前到村后，即四面放出警戒，严密封锁消息，部队在这里休息一天，并立即派人与城里的李德昌取得联系。同时，对如何攻打砚山的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。根据当时砚山县城内敌人的情况，敌人虽有四十多人的武装常备队，但分住两处。一部份驻在团街的旧县府内，由李德昌队长控制。一部份驻于街头常备队营房里。在月初，杨苑珍为了加强城防，调集了二百多民团保丁，安置在距离县城十多里外的交址城，以护县城。针对这一情况，经研究后，采取“包围打点”的部署。因为，砚山属于黄土丘陵地带，由于我们的兵力有限，虽然有四、五百人的队伍，但都是刚参加革命的农民，没有打过仗，更没有受过军事训练，硬攻强打是行不通，只有悄悄地将城围住，防止敌人逃跑，同时再组织突击队，在内应的策动下，采取打蛇先打头的办法，先偷袭拿下旧县政府，打乱其指挥中枢，然后再分别解决其他点的敌人。于是，从各中队抽出二十多个精干游击队员，由周锺彦率领直扑团街旧县府，而县城东北边由李芬所属的周珍寅等率领的民兵负责包围。西南边由我们中队负责占领，并抽二十人组成小分队埋伏于窑上